

西

臺

集

西

卷十一
卷十二

西臺集卷十一

宋 畢 仲 游 撰

尺牘

上劉莘老相公

去歲蒙恩自陝憲移守虢州繼復易耀待次中久疎進
記門下卑情馳戀雖寢不忘卽日隆寒恭維燕處南州
鈞體動止寧福某比已祇赴官期九月初交割郡事苟
祿養疴勉盡心力而已無足賜念者未有參侍之便仰
冀順令調護保御太和無任南望引領區區之私

又

去歲自河中府遣人門下請候起居蒙某官台眷還賜教筆曲示記存銘之心腑未嘗失墜比欲俟到今任再遣人詣左右未離河清間忽于李宣德處領孫朝散送到正月中所賜鈞諭仰承顧遇愈久益厚其感激何可勝言不敢悠悠附遞請謝故先作書稟聞伏望台慈亮察

又

某待罪關陝甫及滿歲卽具累年誠懇剡奏乞東南一

州奏封未到關間蒙恩移守三堂今春易耀皆爲善邦出于忝幸然方離關陝之時四顧無所之惟洛城幹問婚嫁良便而又欲避日費之廣遂退居河清間入洛城由此頗得繙閱自學爲文以來草藁有詩百篇欲求斯文之主而投之少見區區固陋之所存且丐一語以發平生之未悟者則舍某官將何之謹繕寫成一卷隨書上塵几格如蒙燕閒無事曲賜觀覽譬食野人之芹而畱漿家之饋或可備庶羞殺藪之末品蓋已幸矣斂秩就函不任愧懼

又

中間人還伏蒙頒賜大小簞各一瑩滑藏節乃西北稀有之物況某官所以惠及疎賤非與他物等謹寶而藏用之不任感激

又

某啟因此般家人行輒敢附上羊狝四枚雍酥五觔咸陽水梨五十箇河中五味煎七觔以關陝土毛無他物又去人艱于負重故尤抱輕微浼瀆之恐伏望台慈亮其誠而赦其罪

與陳伯修學士

自去歲解官雍部卽待次于西京之河清縣一向居閒之便百爲皆廢遂疎請問左右但積向仰之私冬候凝寒伏惟布政之暇起居萬福某比及代期卽挈家至華原任所領事已累月矣東望館舍道里甚邇而莫遂造請惟冀體國加護生理別須顯拜區區之禱不宣

又

乍到弊邑隨分公私多事久之方稍定疊故雖相去不大遠尚未遑請問敢謂契愛之厚首墜教筆佩服謙眷

但深愧悚高才碩望乃茲屈臨支郡士論所鬱諒朝譽益隆行聞褒召峻陟華要解梁事簡民淳臥治之餘想多燕適想望無緣一奉教語不勝依戀

與司馬學士

嗣承書教一得附遞上問起居繼以公私多事雖有區區欲布之左右而力有所不及甚可恨也即日不審自經祥除孝履何似某奉親官守如常未由奉教敢冀衛重下情致祝不宣

又

待罪府中初無補益欲去甚易而以嫌留此者餘歲常恐見絕于君子之門每慨歎也近到鄭州焚黃見田明之頗聞公休動止之詳外除當遂還朝乃士類之幸蓋有望于左右者矣

又

向于令兄處領所賜先丞相溫公墓銘及行狀前書已嘗附謝萬一更辱索向所撰輓章遲遲不敢附上者蓋有說也今事日遠矣謹繕寫寄呈惓惓之私略在其中矣伏惟亮察

又

去德滋久傾慕殊深中間得履中學士書頗聞別後動靜并封示一簡乃知長者常有以見存下情感仰沈令文字過年卽發文學吏事自可愛河東別有幹幸垂諭某行日蒙飲餞于啟聖領意之厚感戢不忘而修謝後時惟有愧仰

上李少卿

夏序初熱伏惟起居萬福某才到東部值鄆守與西路憲車皆闕官兼領其事頗紛冗多故用是未克奉狀請

候門下敢謂記存先枉教筆兼獲近聞近日動靜豈勝感慰末由參晤伏冀體國加調寢養以副大任下情區區之禱不宣

又

積年之別未得一奉教語瞻馳蘊結晨夕不忘比蒙記曹之問尤深感仰某以兼局多故苟應辦目前未修謝間已承拜命典領禮樂之司寄任清要前輩公卿多從此途出竊欲併寓竿牘敘感致慶而偶朝旨取索財用匱乏之計文書填委已過期限而提倉司會議本州役

法亦甚敦迫因此遲徊重成稽晚之罪尙冀仁明有以亮察而已

與王元鈞轉運判官

平昔慕服之私無以自見昨者幸會得聯所事于都部乃蒙眷存如舊相識深荷照亮因得展盡鄙意于左右何樂如之第游處未久遽爾闊別復深以為恨爾即日伏想榮奉太夫人外眠食增勝某前月二十二日入閩六月初供職文書衮衮更覺無補于外日以為愧使事雖劇有暇時可貶教否豈勝馳情

又

解罷後以文書俗冗之多稍成遲留屢蒙晏犒雖辭之而加厚感悚何可勝陳行日又蒙兩日出城至汶陽館留連豈淺拙不似者所能當耶潛夫運使必已至東州到京以來朝見未克請謁及見罷稍空欲往而已出城即行遂阻會見深恨東州屢易守而竟得巖起待制為帥儒林老成民必受賜矣迂吏計非久到京近日除授宜先此書皆聞之不復一二具陳

又

某自離汶上雖在伏中然晚涼方行食時卽下程日色
炎極之時或偶驛亭或偶僧舍不甚困于暑暘到京未
居止權泊城東定安寺始覺大熱真若坐炊甑中寢食
幾廢都下以爲十數年間未如是之熱不知別後汶上
天氣何如莫亦異于未別時否然解宅寬涼自與京居
不同矣元度之母疾雖決知難起然不謂如是之遽元
度計已護喪東歸哀苦中之況殆可想見也已作疏徑
往淄州慰之尙未聞除新官附及

又

拜違左右已及逾月區區悵戀猶如初別之時秋暑未
解伏惟起居清福某自到京困于天暑形神疲病幾不
能自持今稍定回思汶上之遊恍如一夢引領高誼何
勝渴饑未知後會之遠近伏惟嗇神養和行聽褒召下
情祝望不宣

上王尚書

不審近日台候履味何似濰陽當舟車孔道民物繁庶
公臨莅日久益簡而孚閉閣之餘諒多燕適某愚不肖
承乏于茲忽已逾歲州治本閒僻少事偶今歲關隴大

西華集 卷二 繆晉校
旱境內比他處尤甚夏災八九分秋復霖雨百餘日如
賑濟等事時時並起非一無復閒僻之況殆其分也

上修史承旨

近者舟御經從泗上獲奏請謁遂得款侍誨言累日感
激慰幸併集下情氣序漸熱恭想還奉禁嚴以來台候
動止萬福某區區營職在外實由庇賴苟免于罪戾初
遠言侍日夕馳戀伏望順護生理延集洪祉就膺廊廟
之拜以慰中外遠誠惓惓之禱不宣

又

某官守淮甸因緣幸會得于道途望見顏色非特大慰
累年濶別門下之情而更蒙感念疇昔款以舊言結戀
依仰之私雖寢食不忘卽日恭聞大旆到闕日奉玉色
于燕見之間恩眷尤異宜遂入輔熙辰大快人望竚聞
除音之傳別當馳賀記室遞次謹奉前啟附承起居兼
布私誠萬一伏惟台慈亮察

又

自拜違舟次之後某遂離泗上途中遇濠倅林通直出
所賜教意累幅詞札粲然尤體眷予之厚收置巾箱其

感無窮是時竊料方在中途故約大旆到闕而上此記
今想新命匪朝伊夕當繼奉竿牘以助在堂之慶伏惟
台慈加察幸甚

又

伏審還長鼇禁進讀經闈釐正一朝大典舊物前效赫
然而或以爲未足請賀門下蓋知大任之在卽爲可賀
也孤遠無似之人遂將從士大夫之後想望賢業而永
託帡幪之賜至幸至願

上范彞叟右丞

季冬極寒伏惟鈞體起居萬福卽日某蒙恩營職之初
區區幸免未由參侍伏乞上爲宗社之重對時順御永
鎮廟堂卑情惓惓祝誦之至

又

比者恭審某官以世德之盛與中外積年之人望進居
廊廟光輔聖時詞制所傳輿情大快豈特上心之倚重
足明政路之闕開天下幸甚有識幸甚

又

睽違文館屢更晦朔去歲冬杪再奉啟狀請問記室爾

後無事不敢屢進竿牘以浼聽覽其如區區傾瞻繫戀之誠無日不在左右卽日氣序苦熱恭惟鈞體起居萬福某承乏淮甸仰賴蔭私以幸免于罪戾末由參侍伏覲上爲宗社精調寢餼垂副中外依歸之望卑誠且祝且頌無任惓惓

又

伏審某官被膺制命出鎮北門暫辭機務之繁以就居閒之佚忠貫白日道合明神進退之間其必有道某限以官守在遠不獲從百執事攀辭都門之外引領行旆

神情飛越謹奉前啟請問起居兼布私誠萬一伏惟台慈俯賜亮察

又

伏蒙指揮編次孫家文字仰辱誨諭再三不敢以久棄筆硯爲辭但適以夏初出嫁一女子閒居窘困之中勞冗久不定疊緣此稍稽上報數日來始檢閱所附至卷冊不出秋間定得附呈左右先望賜察

又

三月末間于監稅宣教處伏奉所賜誨翰上體眷意感

激無已一向欲宿留所編次文字畢日復布竿牘門下而偶以私故冗迫寢成稽緩下情豈勝愧負不審涉暑起居之況何如恭想燕處超然神宇泰定遞中謹奉前啟上問且欲少布區區所欲言者仰惟台慈俯賜亮察

與歐陽學士

某啓自叔弼學士兄游浙江及還東潁數年之間都不曾奉咫尺之書蓋交契之舊與精誠之相與知彼此不以書問爲事也區區勤仰老而益深卽日初冬伏惟尊候萬福某壬午年從淮南罷免歸汝妻室喪亡又徙居

河陽畱滯五年而後還汝今又五年矣其間兩嫁女三爲子娶婦喪次子于均州又喪次子之婦于西京行年六十有五門中大小三十餘口薄田在潁陽與汝州未開叔守汝時不進尺寸成何生理然亦能任之不置不足于胸中此恐叔弼兄欲知者其他種種無足道惟冀順護眠食時惠音教以慰千里相望之懷不宣

又

不審自還東潁起居之況何如伯和仲純季默位下昆仲與叔弼令嗣各守任何處今各何官也宋開叔寓居

在彼必日夕過從中間得呂原明書頗能道叔弼自浙江還動靜原明請宮祠無報欲謀居陽翟去汝不遠此甚望之曾得近信否紀常子進捐館已久矣孫元忠卒于鄭里大可傷惻其子有疾後事可知也子進諸子丁內艱在此時時相見口衆頗苦不給生事未定疊亦恐欲知

與韓循之學士

竊惟丞相儀公雅言重德士大夫之所視效天下之所誦說雖都元輔之尊更夷險之變而色不形于外心不

動于中其謀議之安國利澤之被民如兵家之善戰而不見其智名勇功之所在非老于文學者孰能紀次而蒙循之不鄙記及淺陋迂拙之人而屬之筆雖欲固辭而言已在前豈勝愧恐但某自失子之後目昏體癯心思彫落年齒衰淺舊學百不記一未知終能仰副大孝之誠否也伏惟尊悉

上范德孺侍郎

三月中到汝上卽嘗修狀請候起居而不果者雖云多故亦難免稽緩之罪愧懼瞻戀日夕馳情秋氣向中伏

惟台候萬福某昨承乏山東意欲久留而遽蒙恩召還省爲郎官見未可期惟祝順固生理早膺丞輔之拜以幸天下西望惓惓不宣

又

不審改臨關輔以來鎮撫外起居何似伏惟忠義著于朝廷威名暴于種落還帥雍部計于雅懷遠識無不足者某之在省部無補于公家而于私計非便俟過大禮卽卻當請外若得近西一州經從大府少侍坐末然後託庇宇下以竊食私願如是數日而待之也第恐聖上

眷求宗社想望拜輔大政不容久留于雍爾

又

凡所賜諭委曲蓋嘗如是思之恐非豫定也但高居味道享松喬之算而不累于事自是人間難有之福然事之去來本不由已若功名之會當在晚年則公雖欲不累于事何可得耶文周翰侍郎拜命之後一對遂留京師門中大義因以獲伸其季亦得峻除計周翰一生未有如今之亨快也然卻遽嬰中滿氣急之恙致妨語言世之人有喜甚而得疾者周翰豈類此耶今必已向平

矣

又

昨在京師衰衰多故僅得一再造詣門下違奉誨言忽已七八月矣居閒寡便多不知外事因成曠怠久不附承起居悚仰愧戀豈易勝陳即日冬杪極寒伏惟鎮臨關輔台候動止萬福某待闈中之闕于汝州推遣伏冀上體宸眷之重精調寢養早膺柄任卑誠惓惓不宣

又

比審出鎮河內又聞保釐洛師又聞易帥瀛關又聞鎮

守雍部逐次皆以閒居不知外事比知已後時竿牘之問每每不獲至左右可愧可恨深矣比得西京親情崔豫法曹書始知旌旆過洛之雍部已久而蒙愛存不異平昔委曲問念如憫其老而無成實大感激伏惟撫封之餘經畫素定阜民利國蓋跂而望之自關以西想已蒙惠渥不淺矣窘居于此無由舉動一望見顏色何勝引領向戀區區之私

又

某去門下寢久蹤跡不定而眷存不異故敢試以私懇

遠貢于左右耀州淳化知縣董戡者某向作河東憲時
戡在絳州監錢監已知其爲人某守耀一年後戡改官
來作淳化令乃誠廉勤樂易于公家孜孜不懈有足取
者遂復薦之然淳化至僻部使者之所不到今行將官
滿因緣冒聞聽覽之末欲望更加採察特輟一升陟文
字成就之使異日破筋絕骨自効于門下實某之至願
雖公總統一道州縣官吏震畏之餘幸公一顧而收採
之者比比是也而某于千里之外託書詞以薦戡非恃
公薄知某而憐之其敢如是耶無任引領俟命之至

又

前日覩報狀中所傳除目伏審宮使龍圖侍郎寵膺休
復之命還踐禁林識與不識者皆相告而歡慰則老于
門下者其歡慰之心宜何如耶在中外之士有以生民
爲意願朝廷于老舊之間圖任得人者其歡慰之心又
宜如何耶第恨匏繫于此不獲同許下搢紳稱慶于門
下亦不敢作四六啓賀仰煩記室裁報而自取疎外輒
恃舊眷直露情誠之萬一伏惟台慈亮察

又

其稟賦在強弱之間而中年以前昧于生理又多疾病故公頃歲尹洛之時某年纔五十于夏間侍坐輒須以屏風闌之虛弱之證也自度不能久長遂漸學調養治醫藥行氣導引以度歲月因知世間繁累之事損多益少漸而疎之以便生理故自淮南罷歸之後杜門無營專以調養醫藥行氣導引爲事業雖不能如此期亦薄似有效故在河橋汝海之時人皆以爲貌與年不相稱飲食筋力亦未苦衰減而夏月與人聚會于空堂大室之中亦不須用屏風遮闌前歲來赴留臺人亦謂其如

此而洛城當東西孔道留臺雖職閒無公事而朝謁禮節之勞數倍于昔年人事應接與非泛送迎皆非昔年之比飲食之外如醫藥調養行氣導引皆有所不暇重以門戶多難一歲之中內外之喪四五人卽今日昏耳重聽心識健忘語言時有錯謬左臂無力冬月涕下不自覺知大非在汝孟之時比雖云年逾七十而亦洛城擾擾全廢調養所致也已令兒子于潁陽所在舊屋之外增蓋二十餘間小屋約三四月之間復丐宮祠以歸庶得專一調養雖不敢望如舊庶得更延殘喘三四年

了老年未了之事但公復居禁從圖任在卽以某遊門下歲月之久過慮有人問某姓名及筋力于公者願公對以目昏耳重聽心識健忘語言錯謬左臂無力涕下不自覺知則于某歸潁陽之計便矣于暮年調養之方宜矣近作劉晦叔墓誌輒假楊瓌大夫名字者蓋實不願姓名復在人眼底也今則又甚矣併望台慈賜察幸甚

與李門下侍郎

仲夏炎熱伏惟鈞候動止萬福伏自今天子卽位起一

二大臣在外者入輔出政而某官以宗社之靈還位左省制命疾傳大快人望豈特三執機政天下之所倚重而儒林舊德行將正位廊廟別膺制作以趨太平中外幸甚人物幸甚某待次在遠不獲造詣台屏謹奉前啓上賀兼此承問起居下情無任區區想望歡忭之至

又

去歲歸自吏部授閩州闕還汝待次時某官將官洛師一得奉狀請問起居其後以在孤危隱約之中百爲皆廢故亦不敢屢修竿牘以玷門下私心惓惓豈易勝布

西華集
卷二
上賈明叔侍郎

久違門館下情瞻馳結戀幾形于寤寐而竿牘之間累年不至左右者誠以某人在朝衣冠道否舉足有罪出口成獄方公棲遲于江湖之上而某亦屏處窮僻寄命他人含糞土而苟活知無益于左右而不爲也諒如某者非一則門下之義亦有以諒之而圖赦其罪否卽日春序極暄伏惟台候萬福未期造請之遠伏望調衛寢饗早躋柄用遠誠懇禱不宣

又

去歲累聞休復之命更審異恩亟升法從卽當上記以助在堂之慶然人在窮約而不獲伸區區之義旣利且達矣而竿牘之間先至則尤宜得罪非專如此也自去年以來道路奔走移易略無定日期以到官具述前後誠懇贊于門下以自贖敢謂眷存不異平昔遠枉書教以候問其死生開緘申紙駢發于面展讀三四意定而後感激惟是拙慙之守甘貧忍賤百爲俱廢偶全昔日之蹤跡再望大君子之門庶幾未賜誅絕之罪其然乎其不然乎

上周翰侍郎

前年間歐陽叔弼自吳中歸潁後嘗以書寄使人至潁問動靜得其回書云老年諸事不復論惟近失一六歲孫兒情懷未能平其他來問某家事甚悉殊喜其康強後聞其子調官得西京永寧縣是見闕叔弼必隨其子之官音問近便亦有可相見之地故不復作書豈意文旆到後已屬疾只數日遂奄忽可痛可傷可駭公之書言初雖病猶能握手道舊後三日遂化去不知是何疾豈醫者用藥不審陰陽差錯而至此耶叔弼前所回書

深嘆子進元忠作昔人今叔弼又自爲昔人矣傷痛之外是真可駭也其孤未長成時識之二月扶護來新鄭則今已不在潁矣當探候使人至新鄭就近祭奠而弔其孤但公守潁有西湖而失叔弼能無悵然

上王子韶侍郎

伏蒙手示遷徙二賢堂本末開緘伸紙口誦心服至于嘆息而無言昔曾聞文簡公開寶中爲濟州團練判官而王元之爲民家子年絕少偶以事至推官解中文簡公知其賢畱使治書學爲文久之文簡公從州守會後

園中酒行州守為令屬諸賓客竟席對未有工者文簡公歸書其令于壁上元之竊後對甚工亦書于壁文簡公見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

原註州守之令鸚鵡能言爭似鳳元

之對蜘蛛雖巧不如蠶

由此元之寢有聲後遂登第進用轉在公

前及公除知制誥元之已為舍人其詞元之所行也世以文簡公為知人其後元之謫黃州文簡公亦罷翰林學士以兵部侍郎知潞州則立朝行道又可知矣此濟人所以謂之二賢者也然二賢堂處非其地宿昔所患乃遇太常少卿學士鎮守鉅野慨然想見其遺風特為

改作立堂于宣聖殿側遷二像其中春秋配饗郡人大喜非宗工鉅儒樂與二賢同道者其肯出力以慰邦人之望如此乎則兩家之子孫雖不振宜如何論報以稱盛德伏惟亮察

上呂侍講

長夏酷暑伏惟尊體萬福某居汝以來又已四年汲汲了婚嫁今春方畢惟是交舊阻遠無由合并而思向門下中情耿耿尤深且劇也偶遣人往潤州尋問蘇家女子消息道過儀真恐籃輿無出入且在令嗣官守因奉

西華集 卷十一
此狀然遣人之意猝猝故書詞不能盡布惟冀順時倍
加保重

又

不審邇來起居何似交舊阻遠不得合并固常以爲恨
而元忠學士爲交舊四十餘年汝鄭相近時時通書而
感疾止數日遂至長逝合并之望獨于元忠絕矣痛可
知也恨可知也想惟聞元忠訃追往念舊慘愴尤深奈
何餘皆未暇及要須他日會面始可索言此心仲益通
直昆仲在制中皆康時往見之一向居處爲人動搖不

定疊今卻定矣乞知

上門下相公

自違材館累更時序內惟官閒位卑與公府禮絕是以
不敢時奏記通下執事心係門闌無日忘之春晚暄極
恭想論道餘裕鈞體動止萬福某竊祿宮祠仰繫埏埴
之力以免填溝壑瞻望屏著趨伏未由敢冀順含天祉
冲用太和永乂王家無疆之休卑情且祝且頌不勝倦
倦

與范子夷

向知車馬已入京師上三侍郎問狀得侍郎批云卻已
還洛中不識曾轉附呈否入夏未熱伏惟足下起居清
勝眷愛兒女並惟康寧某待罪于此事屬過分而在公
家無補私計亦良不便材力單少不能任本路之事一
也河外邊報未息日與漕臺辦理錢穀孤迹逾差二也
子弟無所從學將成扞格三也僻遠不能了婚嫁四也
居大府之下種種難處五也欲候賑濟與應副泛差軍
馬糧草了當秋末冬初具誠懇于告朝廷丐一偏郡不
知是常事耶爲復未免也試此諮度公以爲何如未卜

會見之期馳情耿耿餘冀保愛

又

凡前書所載不復具道昨留京師必屢會應之文潛爲
況各如何聞通鑑已有賜本不知板只留閣下爲復送
國子監與諸書印賣恐子夷知爾賈正之必猶在鄭下
待次纔一通書何日當赴興元耶料其美材必別有差
遣

又

自子夷侍行東去某之職事亦冗新帥到後決日遂行

河外道路艱險風雪寒苦雖昔年從軍靈武亦不如是極也比歸妻室臥病已逾月幾不救玉汝相公臨行一醫官粗可用調理久之方差故雖請問留守相公啓狀亦因此後時然聞子夷已入京且作子默書即日極暄伏惟起居清福美授定在何處想非久出都未知再會之期東望耿耿豈勝馳情伏冀倍加保重垂副欽祝

又

昨到太原欲與子夷昆仲爲期月之遊而不累旬遂相別恨悵之私今未忘也師載近方意思定疊可以且居

此矣應之文潛必屢相會皆以多故未曾修問至愧舍弟服闋復大病去冬方至京迄今未聞有所授奈何有可誨督者而語之可也往聞子夷車馬且留京師別上狀次

與范子默

久不作子默書正以許汝相近得聞門中起居康寧則老年更不復以書問往還爲禮故也豈謂伯氏子夷文林感疾遂至大故聞訃一哀涕淚不能自禁驚呼慘痛之情言豈能盡則子默手足之間痛可知也奈何奈何

初見令嗣與寬之書中別紙所說已大可憂然同寬之
走人附書問候之後猶十八九望其痊平蓋子夷平生
吉履操行無瑕事親無所不盡仕宦雖未通顯而忠國
愛民之心已見于行事又所歷患難險阻皆他人所未
嘗經天若祐善及好惡相揜則如子夷者豈有不得七
十之壽而遂亡乎及附書問候人回子夷疾竟不起知
天理人事茫茫不可攷究累日飯不知味行不知所止
然忠宣公門戶至重今日仰望先在子默千萬抑哀忍
情無過爲悲傷以損天和至禱至禱

回范十七承奉

某既辱書文如右又承惠示長篇詞意兼麗非癡無似
者所能當故讀之已盡而復讀之至于三四而不倦也
某治平中在陽翟學詩于靈泉陳子思是時年與足下
今日相若論其所得纔能操觚從子思之後何敢望如
足下今日之作也可尙十數年來齒髮衰殘更事亦多
舊詩數百首悉焚去擱筆不復論詩故雖辱厚意稠疊
而無由追和以見意但知感刻愧歎深藏而已

與劉朝散

某頓首區區愧恐之私與感慙之意畧布之右方不審
卽日貳政西州寢味何似某去歲三月中喪一子乃藉
以克家者老懷悲傷已甚而其年七月中又嘗遷奉力
不足而心勞復困于暑遂成大病癰不食而發痛于廉
脅之間洛醫治半年無效生意盡矣適遇今邛守史載
之經過託渠診候處方遂能判別病原服其藥數月方
似痊損又數月纔能執筆今猶有一二分餘證也故承
枉教之後幾歷二時方敢詳味教意剖謝萬一而至今
方成書附上想憐其老病而恕其逋慢之罪則可不爾

無所逃矣書到計已秋涼惟千萬保重不宣

與劉仲馮端明

中間附竿牘請問門下尋蒙台睽答賜誨翰所以撫存
之意甚厚區區感激良難具言卽日氣候炎溽伏惟鈞
體動止萬福未請侍間伏望上爲宗社順護寢興下副
惓惓之禱

又

不審近日寢味何似側聞舟御取道東來已次泗上方
暑遠涉竊想遵養有道鈞用冲粹始謂非晚道楚而南

遂可造詣行府少布積年之區區今聞卻欲泝流至符
離出陸復未知請見之日何勝悵戀蘊結之私

又

違去門下歲久竿牘之間缺然不至前者亦有年矣而
精誠之往不間遠近雖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蓋常在左
右也卽日夏序清和伏惟燕處東州神相萬祉某年五
十六自淮南罷任而歸今六十有七到汝卜居遂營菟
裘之地日前諸况粗免溝壑有顏承議者長道之子也
偶以事至汝今歸赴官登州當道過東沂故託附書啟

參問起居伏冀爲國與民精調寢養以永松喬之算副
中外士夫祝望不宣

又

伏聞宮使樞密端明自寓東沂以來台候康寧不異平
昔生民雖不厚足以補一歲之用居處之地雖不廣足
以待燕閒之逍遙想台抱泰然無事第不知造請居下
與之晤語者何人奉杖几侍齋宴從琴趣奕旨者何士
若某者迹遠門下雖久而迂陋戇拙猶如二十年前引
領東望恨無翹翎飛去墮公之側爾前歲以事過潁昌

見范德孺侍郎無恙去歲嘗苦臧氣不固今已良愈京兆張芸叟侍郎亦每聞動靜或云自今歲來飲食差少于前日似有脾疾亦未知其的恐欲知其他死生契闊與在江淮之間者公必自聞之更有餘誠言不能盡

與呂觀文延帥

仲冬嚴寒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某頃在熙寧中同先兄舍人應舉京師而出今浙憲學士榜下嘗獲請謁左右殆今二十餘年假守山州適值某官再帥延安撫定邊畧道途謂遠則日間起居動靜或時捧教檄以從事謂

近則無由造請門下以發積年睽違慕用向戀之私故敢自比于下吏奉竿牘以布請問之惓惓伏惟台慈俯垂亮察

又

不審近日鈞用何似竊以盛德遠業冠映當代而論議訓猷誦于天下人之口宜魁廟堂以福休多士而爲斯文之主尚留方面總領邊吏豈以中國無犬吠之警而西顧之憂在今日最重乎鋒車之召旦夕可俟佇聞爰立別奉啓進賀于門下非獨某之私誠行道之人均有

今恨仰無已也近傳材中謝表方審善達治部暨眷愛
郎娘萬福殊以爲慰士大夫皆言謝表得體恐知其昨
在府中累足于疑謗之間幸得善免近日得請歸館若
在數月之前則人又以爲會稽而發爾惟荷材中照悉
故間及之弋陽郡事如何土風人物有足樂者否右司
近緣公事至省中見之甚康亦話材中動靜區區不宣

慰劉民質昆仲

某從先吏部游久矣蒙知之深辱念之厚逾三十年頃
歲先吏部將漕關中某謬得持憲本路先吏部作大漕

于東南某亦承乏淮甸及至晚歲又同歸于寂寞之鄉
今先吏部順化于大耋之年而某亦行將七十哀往念
舊情何以堪走筆及此不覺涕泗之橫集也不審只于
百日內遂謀襄事爲復別擇利年願聞之

已萌餒齒在道嗷嗷之衆匪神孰依謹蠲厥誠再卜靈
貺惟神之仁克終厥賜風雲勃興大雨時至有秋之望
則庶幾焉神實可爲苟緩無救

謝雨文

祝史初陳已見油雲之布野神靈來相遂蒙甘澤之應
時非惟夏麥之少藪固亦秋種之可入率循南畝庶幾
西成惠勝櫟陽之金功倍鄭渠之利含哺擊壤醜酒匪
惰游刃割羊敢茲拜貺

又祈雨文

近以春旱之久謁款廟祠迨今踰時未拜靈貺雖雲雨
之施屢作屢止有以潤枯槁屏塵翳而秔稻之種未入
于田其已入者稂莠空生耘治不給不敢覬其成就維
邑西距義陽南走安陸其間無數舍而西南之田飽于
潤澤以爲天之行則豈足跡之相接而飢穰之不同耶
以爲令之罪則令宜自任其咎而民猥受其辜耶不然
豈請禱之方有所未至而如神聰明正直每祈每應而
今顧不矜其民耶時已失矣農事迫矣十日之間雲興
雨作霈然而爲賜則猶可以去稂莠而布嘉種過此則

已矣無望于歲矣酒醴惟清者盍惟誠再卜神休引領而俟苟能鑒茲則當具牲牢備簫鼓盡禮致恭以謝庶下

嵯峨山祈雨文

華原冬不雪春不雨嘗以民病告矣雖獲嘉應膚寸而止今又兩月不雨宿麥淒慘已槁而無望地復磽确如石田不可耕春候將過秋種未入民之流亡殍踣可立以待詢諸邦人皆曰莫如我嵯峨聖母慈仁深厚威靈溥博覆護茲土豈前日之禱誠未至而蒙應亦淺耶將

守臣有罪神未原赦而民反受其病耶故躬走祠下請罪于神而致其誠庶幾膏澤之大應而法必有旨方得信宿于外且懼後時不能回枯改涸以慰答斯民之嗷嗷謹移文通判軍州事湯景仁代奉牲牢酒醴再此赴愬三日至五日霈然浹洽周于境內則在田之麥猶可望一二而秋種畢入徼幸不至流亡殍踣以遺神之羞于斯時也敢不祇率邦人奉其歡欣鼓舞之心而昭報嵯峨聖母之賜永永事神不怠

祈雨取聖水文

夏甃已槁大田方困于生塵秋耜未與比屋重憂于粒
食名山在望霑潤無窮北雍行祠威靈如舊敬以三農
之望求于一勺之多簫羽初來雲霓已布願霈滂沱之
澤少寬旱暵之憂庶幾有年毋庸罪歲聿懷盛德永浹
斯民

又祈雨文

甃麥未秀穀種不入雖憫然望歲如有飢渴而密雲屢
興霈澤未下是用以民疾苦赴愬于神惟神廟食茲土
民賴以生厥歲美惡神實司之願蒙嘉應以卒農事當

雨作矣卽拜神休

耀州祭諸廟祈雨文

國家承天宥民期于靖治神爲有道以相我國家水旱
之至憂實同之而自十月至于五月不雨麥槁在田禾
種未入道路流散非廩給之所能振天子聞而憫焉故
發德音下明詔俾郡國之吏徧舉常祀敢薦吉蠲以導
靈貺如應于三日之內則有秋之望尚得一半非惟免
民于溝壑而吏之與民其敢不上承天子之意永以事
神

就山請神文

天作高山莫于岐下靈湫湛湛神物在焉一勺之利澤及千里邦人赴愬歷年茲多遭此驕陽麩麥將槁風馬雲車有求斯應惟時雨若汔用小康敢蠲厥誠禱于祠下

太白太湫神祝文

華原自八月至于二月不雨宿麥將槁秋種未入是用赴訴恭致一勺之多以求千里潤澤之應苟非誠之不至則神無難焉簫鼓笙牢從以耆耄惟神俯悼衆戚回枯改涸油然興沛然下崇朝而鼓舞于境內則願率邦人圖報太白太湫神靈之賜其敢不腆

禱華嶽湫文

自春徂夏災旱相仍咸秩郡神罔孚其應惟神之所居淵深潤澤爲我州之望吏民敬事誠有待于今日蓋夏苗之槁十存一二黍田之耕方播種而未稊流離之氓已逃而復歸扶餒而力穡者猶有望于秋也今則炎暑彌煩油雲尙遠粒食踴貴糠覈不充黔黎喁喁若墮于燎出乎三數日之間則土脉焦爛禾穎弗生雖雨亦無

及矣今秋失望則重罹荒歉羸瘵之農坐爲齒豁公私
殫屈所繫攸重陽之爲盍未若此歲之劇蠲蘋蘩正祝
史以其所憂而籲于神者吏不敢後呼雲驅雨露霈其
澤活斯民于將隕者神其速焉

祈晴文

霖雨踰旬久妨民事用涓吉日仰叩靈祠惟神威明廟
食茲土宜能覆護無使斯民交墊無穀無居神亦永有
降依

謝晴文

近者霖雨害田致禱廡下荷神降休俾獲開霽水旱之
餘或未至餓殍者以稽事粗存一二故品物醪醴薦之
以誠載涓令辰祇拜靈貺

又祈晴文

夏大旱麩麥不收一二秋稼雖可收一二而雨不止嘗
禱晴于神旣獲嘉應未拜神貺而雨復作至于今不止
民已病矣災已甚矣苟復數日不止民將無以續性命
州縣之吏亦將無以事神惟神憫吏民之嗷嗷使風止
雨霽存其未收之稼一二則民庶幾有以續命而吏亦

永有以事神不敢怠伏惟鑒之

祭羅山府君祈晴文

大田甫成雨已復作繼此勿息則誤于有年是用率籲
民咸禱神之休惟亟獲霽止庶或毋害不腆醪醴神其
臨之

又祈晴文

近以霖雨過時害于穡事禱神之力覲獲開霽將拜神
貺而雨復作連五日夜不止穀之未斂者不獲斂已斂
者腐壞而宿種不入甚可憫也惟神自春徂秋保衛斯

民或烜或潤覆露長養其德深矣今甫成而敗之豈縣
令奉神不謹舉措非是而降之罰將斯民有流離餓殍
之期而爲之災耶縣令之罰固宜而民終歲勤瘁上輸
賦役稱貸之煩下給父母妻孥之養雖大有年猶僅足
而無餘況甫成而敗之又宿種不入災無乃已甚乎惟
神圖赦縣令之罪哀斯民之失所收雲止雨使不轉于
溝壑則縣令敢不變心易慮率受賜之民永有以敬事

謝晴文

乃月之初吉至于哉生明茲民惕然以霖潦敗田爲憂

西華集 卷三 小 繆晉校
以靖民禮雖不腆而誠至矣況神廟食此邦人所赴訴
得二十日之晴水不大至則堤可成民患可紓神苟相
之俾得如所禱敢不具牲牢而拜貺庶下使民永永事
神

刻漏告成祝文

立表下漏以考昏晝天之所以周也三百六十五度地
之所以升降也一千餘里皆不出夫五斗之壺三尺之
箭凡交于奎而合于角出于卯而入于酉繭絲之水準
若權石而不差乎圭黍之候雖因物致用智之所創而

見于天地之情莫知其所所以然者必寄乎神之所佑金
壺一新玉虬初溜用告厥成無斁于後

誌銘

司封員外郎令狐公墓誌銘

公諱挺字憲周山陽人也丞相彭陽公楚之六世孫好
學善屬文年十五時輒補尚書湯征一篇諸老先生見
而異之及長博極經史貫通諸子百氏而亦旁治天官
族姓地里鐘律之說尤喜論兵慨然有大志天聖五年
進士乙科爲吉州軍事推官丁其父博士憂服除爲荆

南府節度掌書記因朝廷用兵西方撰韜畧策論五十篇以獻詔藏秘閣而閻丘良孫者旨取公所獻書三篇上之除爲官歐陽公修知其事欲出秘閣本以正良孫之罪而不果移監鄂州茶場改著作佐郎簽書節度判官公事是時元昊數入盜邊西師未解上求方畧之士如不及諫官王堯臣薦公有方畧可用召試對策數千言故事策試優止三等而公策第二等遂擢通判延州賜五品服丁其母王夫人憂其後契丹聚兵古北口北方戒嚴近臣田況等薦公可任將帥詔但遣秘書丞通

判成德軍樞密副使富公弼宣撫河北亦薦公有文武才可大用詔但擢知彭州而已遷太常博士移知蘄州未行改提點兩浙路刑獄公事移江東路遷祠部度支二員外郎皇祐四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管連陷緣江九郡逼廣州公適罷江東至京師多從南方來者問智高事頗得其要領而爲之策未有云也會樞密副使狄公青自請行天子以爲宣撫使行有日矣公見狄公勞其行因謂狄公曰蠻人阻深走險時出而戰者用所長也如聞智高數勝去險阻而陳平地是自棄其所

長而從所短此正智者用奇之時也迺謂狄公曰步兵利險騎兵利平地蠻人不知騎兵而又以爲中國之騎不能到也可挾騎士以往誘致平地使步兵爲正以擊其前騎兵爲奇以擣其後蔑不勝已狄公大然之因請三千騎以行人謹言五嶺之地巖險霧毒中國之步兵猶不可而況用騎乎及與智高戰歸仁卒以騎兵勝追奔五十餘里蠻人死者幾萬計如公策焉公在江東時嘗病及來京師病未已因請爲州罷監司職事詔知秀州遷司封員外郎知單州病益甚遂致仕而卒矣嗚呼

士之強學而有志于當時者亦有也人莫知之則老死不可用也如公博記廣覽獻言指事殆所謂強學而有志于當時者矣名公大臣爭知之而官止員外郎任止州縣務盡法意以寬民或拯民于已死眇然儒生而一心于吏道者也及國家有緩急乃更能知其大慮觀敵制變籌度萬里之外猶矢破的則如公者用于平日與有事之時皆宜也雖死不遇亦可尚已曾祖諱某仕南唐贈左千牛衛將軍祖諱嗣昌任供奉官贈右武衛將軍父諱頌任國子博士贈光祿卿夫人丹陽邵氏生三

子長曰侏鄧州節度推官次日僖中進士第潞州壺關縣尉次日俛先公卒女三人長適進士閔國均次適永興軍右司理參軍周遠次適進士方奎孫九人曰勃早亡相如進士第曰勛曰勸曰勔曰勉曰勑皆舉進士有名二尚幼也公享年六十有七其卒以嘉祐三年三月十二日其葬以元符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則某州某縣某原也其書二十八卷藏于家所謂韜畧策論者在其中銘曰

公高之別有晉大夫曰文子頡始氏令狐秦記太原漢著伊吾元魏之守侯于藍田藍田孫子爲隋納言納言六世相唐宣宗文麗行高周彭是封丕顯丕承施及于公嗚呼公平學力而淵志行自持少露其奇百牘是書誰與敵遠決策坐隅翼之張之卒卷不舒貳延守斲使于江吳如是已焉其命也夫其命也夫

奉議郎令狐端夫墓誌銘

令狐端夫者諱侏山陽人也曾大父嗣昌贈左武衛將軍大父頌贈光祿少卿父挺故尚書司封員外郎端夫以父任試將作監主簿從福唐劉彝先生學左氏春秋

得其師法年十八時司封君知單州卒于官無舍業田
產惟餘橐中裝直百金爲其族人遠來持去端夫不問
亦不追止及仕強于吏治必知民所便安與辛苦務盡
心力愛而利之嘗調守洛州曲周縣令漳水歲暴溢環
其城人無固志端夫乃經度爲大堤以捍之曲州豪類
皆不欲而州守監司亦不欲端夫獨撓衆議而成堤人
始保聚爲安久計後水至或齧堤父老必率其子弟相
縣官之役曰無堤是無曲周也汝州沙河同德有公田
種稻置官洛南以領之民佃作歲久數罹水旱逋租至

三萬斛無肯爲言免者往往脫身棄廬舍桑棗亡去端
夫時爲稻田官適會故丞相富鄭公守汝乃爲公分別
具言其狀上之朝廷盡貸所負民亡去者皆復較數年
之課爲最元豐四年五路兵入界端夫以涇原轉運司
屬從軍走靈武行二十日至鳴沙會軍無見糧未知所
以取濟文吏從軍者坐軍中不敢出端夫遠望有野燒
曰豈敵人不盡窖而藏之反燒耶乃率蕃漢部兵棄大
軍數十里直詣燒所共救止之果得菽麥二萬八千斛
大軍因之遂至靈武如此類甚衆然端夫天姿峻整莅

官行己必得直而後已不肯爲權勢撓故在鄆州爲司
戶參軍知之者張文定宮保他人不知也在洛南作稻
田官知之者故丞相鄭公他人不知也而端夫每以職
事與監司辨卒以語言忤當時監司而坐廢蓋端夫自
鄆州司戶參軍濮州雷澤縣尉洛州曲周縣令監汝州
洛南稻田務遂廢而家居起爲涇原路轉運司勾當公
事從軍罷守處州松陽縣令環州錄事參軍武勝軍節
度推官未行以疾致仕爲宣德郎有子七人長勃次相
如次勛次勸次勵次正平次皞如皆通經樂善有立志

勃與勸先卒而相如勵正平皞如相繼由進士上舍登
第得官相如承議郎勸爲河南府潁陽縣正平爲陳州
州學教授皞如爲河南府偃師縣主簿由此汝之士大
夫之子弟皆勸慕于學登第者亦衆于是閭里見端夫
而賀曰公雖廢不用而有子如是豈直慰公目前而已
哉端夫致仕後五年以子恩遷通直郎又以寶赦恩遷
奉議郎大觀四年閏八月十三日以疾卒于汝州卽以
其年十月二十五日葬于州郭之北白雲山司封君之
墓次以夫人故崇德縣君李氏祔而葬之始吾從軍靈

武邂逅端夫于靈武城下是時端夫年四十及吾來汝州而見家先在汝端夫自環州來省識其面目相與問勞往還于里中有子登第有女嫁人而端夫年六十後吾使京東淮南歸端夫已病見其次諸子相繼登第有孫男八人孫女七人曾孫女一人而端夫年七十今又見端夫之卒哭而銘其墓然則吾與端夫舊可知矣而吾老亦可知矣銘曰
其義較然其惠藹然其勇矯然其仕跌然其門淳然命耶非耶豈嗇于身者將大其後耶

常承議墓誌銘

故承議郎雲騎尉常君諱珪字粹夫河南洛陽人以父任補太廟齋郎嘉祐中爲鳳州司理參軍號稱詳明能治獄河池遠鄉酒家殺人無左驗誣其旁近下貧小民爲殺人者縣吏受賂掠笞數千百不服乃背引其兩足擢髮與手交縛于柱上布堅豆于地使膝之晝夜不釋囚不勝痛誣服至州以爲實殺人者下之獄而君爲獄官獨意其非是聽辭觀色徐導之使言囚不敢變乃更反復驗問熟喻之使言囚亦不敢而涕下君旣微得其

情乃逮捕告者別治之告者果自言無賴殺人囚非殺人者獄旣治河池縣令李撫辰懼得罪移書州將與君辨州將疑之雖部使者亦疑不敢決君日抱其獄分別其冤狀執不爲疑者三月遂竟殺告者而出其囚熙寧中爲巴州恩陽縣令巴號險遠而恩陽又巴之遠縣至者鄙夷其民多笞辱虐使之君獨以文法辨告教以親愛和易之道亦時時觀遊與士人講習爲文章以順其俗民大安業及滿受代且去民擁挽遮畱竟日不得去至有臥路爲兒啼者提點刑獄穆珣行縣至恩陽適見

之曰爲吏者不當如是耶因問君何爲遠宦幾攷矣薦者爲誰亦應改官否君言家貧急于祿食不能擇地來恩陽書十攷薦者四人官未應改也詢曰君而不使改官誰應改者卽日薦君是時宣徽南院使郭達用兵安南失朝廷旨人人知其且得罪或謂君曰達嘗薦君今將得罪君疾行卽改官徐行則無及矣君方間道走伯兄朝請官所省其親畱月餘以盡親歡及至吏部達已得罪差十日不應改官而君怡然不介于心也君自劔州劔門縣主簿五任而改宣德郎知汝州襄城縣事及

三遷而至承議郎以疾病請監華州鹽酒稅而卒卒後九年葬于河南府伊闕縣府下之原曾祖諱仁美祖諱畫問尚書屯田員外郎父諱吉爲尚書比部郎中贈右金紫光祿大夫曾祖妣王氏封廣平縣太君妣陳氏集賢學士越之孫封潁州郡太夫人妻寇氏建始縣令仲簡之女封嘉興縣君四男子三女子男嘉猷遠猷徽猷英猷徽猷中進士第爲宣德郎知濰州北海縣事女嫁李準次嫁張仲幼嫁薛籤皆進士也壽六十卒于紹聖三年八月辛酉而于崇寧四年四月甲申將葬而銘之

銘曰

常氏遠矣太原之望漢惠自侯唐袞維相從于臨晉君實其支以生代死君能相之人行駢駢君也遲遲孰不欲遷實懷母慈爲吏不遂爲子亦宜不遂其宜銘以諗斯

西臺集

卷十二

十一
晉校

西臺集卷十二



